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卷十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月令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注季秋者日月會於

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疏

正義曰三統歷九月節日在
氏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

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
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案元嘉歷九月節日在
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
日在氏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二度中其日庚

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
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注無射者夾鐘之所
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
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
以宣布詰人之令德示民軌儀音義

射音亦詰
貞列反

疏

注正
義曰

案夾鐘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
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鐘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
四寸在夾鐘以一寸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
之則一寸者分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鐘二千一百
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之則為三千二百
二十五其夾鐘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

百二十五益之總為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
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
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
四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無射之義云宣布詁人之令
德示民軌儀者案周語注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
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詁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
法儀當及時鉦
獲而收藏之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

乃祭獸戮禽注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

水海也戮猶殺也音義

來賓高誘注呂氏春秋則云賓
雀與鄭異蛤古答反鞠本又作

菊九六反豺音柴
戮音六本或作修
疏注正義曰上仲秋直云鴻鴈來今
季秋云來賓以仲秋初來則過去
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賓者客止未去也猶如賓客
故云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者案國語云雀入於海為

蛤故知大水是海也云戮猶殺也者以經祭獸戮禽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為祭故直云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天子居總章右个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

廉以深注總章右个西堂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注申

重音義

重直用反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

有宣出注內謂收歛入之也會猶聚也疏

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勅命

百官貴之與賤無不務內內謂收歛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歛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嚮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歛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

散其物以
逆時氣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注備猶盡也舉五穀之

要注定其租稅之簿音義

簿步古反徐步各反

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祗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

祀之穀為神倉祗亦敬也音義

收如字又守又反委紆偽反

疏

正義曰帝

籍者供上帝之籍田也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言天子於此月命冢宰藏此帝籍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注正義曰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云帝籍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是籍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

穀為神倉者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祇亦敬者恒以敬敬為心敬字祇又訓為敬故云祇亦敬言敬者恒以敬敬為心慢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注寒而膠漆之作不

堅好也

疏

正義曰上文自申嚴號令至祇敬必飭論務內必須敬慎從此霜始降至習吹論霜降寒

來人皆入室又為饗帝當習吹順時氣習吹雖與入室不同但饗帝大事則須更云是月故習吹之事附於入室之下自大饗帝至無有所私論大饗明堂及嘗犧牲告備併諸侯來歲之制稅民輕重貢賦之數皆大事相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天子乃教田獵及祭禽於四方論順時田獵以習兵戎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草木黃落至供養之不宜論草木黃落蟄蟲閉戶斷決獄刑收減祿秩事異於前故又言是月天子以犬當稻先薦寢廟言是月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注總猶猥卒音義

猥卒溫罪反
下七忽反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注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音義

吹昌睡反
注同為于

偽反下文縣為

疏注正義曰以下有饗帝之文此有習吹之事故云為將饗帝其習舞吹必

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

是月也大饗帝注言大饗者

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疏

注正義曰若祭一帝

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徧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

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為裕也與此不同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

大饗不云帝此云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為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云謂此也鄭必知曲禮

大饗非指禘祭必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祀大神饗大
鬼帥執事而卜曰若禘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謂五帝
皆饗莫適卜可從故
知不問卜謂此也 嘗犧牲告備于天子注嘗者謂嘗

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疏

正義曰嘗犧牲者謂嘗祭羣神以犧牲於時有司嘗祭
其事既畢告祭備具於天子也注正義曰此犧牲之文
繼饗帝之下知非欲饗帝之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
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
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九月大
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故知此嘗嘗羣神云
使有司祭於羣神者以其經云告備于天子故知是有
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
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
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 合諸侯制百縣為

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
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注秦以
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
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
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所入天子凡周
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音義合諸侯制絕
句縣音玄
疏正義曰合諸侯制者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之終也
將入新歲故此合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為來歲受
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
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所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

天子制之百縣此月來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侯所稅
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兼事之
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
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
言既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
制也注正義曰案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命河
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云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者此皆周禮典命文也彼注云國家宮室之所居謂城
方也云互文者諸侯言合制則百縣亦合制百縣言來
歲受朔日則諸侯亦來歲受朔日也故云互文諸侯謂
畿外國百縣謂鄉遂云貢職謂所入天子者以經云稅
於民輕重之法又云貢職之數其文既重故知稅於民
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云周之法以
正月和之者案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
鄙云正歲而縣於象魏者小宰職是月也天子乃敎於
云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也

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

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

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音

義

殳音殊矛亡侯反度大各反乘繩證反校戶校反頒音班

疏

正義曰天子乃教於田獵者天子於此陰

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謂因田獵而教之

也以習五戎者謂於田獵之時今人習用五種兵戎之

器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注正義曰知五戎是

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駟咸

駕則知五戎非五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

兵也案周禮司兵掌五兵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

矛夷矛後鄭又注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如鄭所云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

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六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對文言之則戎事齊力故校人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但我事以力為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驥彭彭是齊色也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注

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旌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正

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音義

騶側求反載丁代反又如

字注同旒音兆級九立反趣七佳反又七疏正義曰前走反說始銳反陳直觀反大音太旌音餘既班馬政

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旒旒旒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

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嚮南而陳司徒於陳前北面

誓之也注正義曰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云及御夫者案周禮馭夫

掌馭從車使車注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夫也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

案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頌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為諸官駕說也七騶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

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故為七騶引司馬職以下者證九旗之異也載旌旒旒者課舉以

言之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旖折羽為旛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道車載旌旂車載旌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州里謂鄉中之州長黨正族師遂中里宰鄰長也縣鄙者遂中縣正鄙師鄰長及鄉之閭胥比長也道車象路也視朝行道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此是仲冬大閱之時各象治民之事空習其事故所建旌旗不如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故鄭注大司馬云空辟實也言大閱是空治兵是實故云空辟實實者則此所引司馬職仲秋治兵是也案司馬職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軍吏諸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旌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

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案周禮云鄉遂今此注師遂載物者轉寫誤也既以師都為遂大夫載旗無容故違周禮云鄉遂載物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尊故不變也其餘則異隨時事也以其出兵教戰故無道車旂車也其王建大常皆乘戎路異於在國也故司常注云玉路金路不出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夏教芟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芟舍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弭邪惡故教以冬教大閱者以冬閉無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案詩傳云揭纒旃以為門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門外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司

徒摺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音義

摺如字又音箭扑善卜反

疏

正義曰司徒地官掌邦教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日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

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
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
自後射案於經注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
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注正義曰軍法之誓
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比大閱
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中冬大閱云羣吏聽誓于陳前
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注云凡誓之大
畧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今又案經注則軍法之誓必斬
殺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予則
孥戮汝之屬是也然鄭注司馬中冬大閱引此九月季
秋之令將為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說季秋之政於
周為中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
復重言於此也而注旌旗不作冬法而依秋禮言之者
此文記者雖誤將作周中冬而文既在夏秋故因言秋
禮也熊氏以為此文載旌旗故解為中秋治兵大司馬
有羣吏聽誓故引此司徒北面以誓證為中冬兩解其

義俱得通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尚

威武也今月令獵為射音義

挾子協反又音協

疏

注正義曰厲飾謂嚴厲武

猛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作飭非也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

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注以所獲禽祀

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音義

祊鄭注周禮音

方疏

正義曰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

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為主

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

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臘何知亦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祭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案於經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注伐木必行之神也

因殺氣音義

炭吐旦反

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注墜為塗

閉之辟殺氣音義

墜其靳反辟音避

疏

正義曰俯垂頭也墜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

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消沈在下也而又塗塞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乃趣獄

刑毋留有罪注殺氣已至有罪者卽決也音義趣音促又七住

反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注天氣殺而萬物咸

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

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音義當丁浪反注同供養九用反下餘亮反注

同去起呂反者市志疏正義曰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

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主恩私與之者供養

不宜謂非常之膳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求不可得者也

注稻始熟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

飢噎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音義

飢音求說文云病疏正義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
塞鼻室噎丁計反殃敗地災民多飢噎人災行冬

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注丑之氣乘之也

極陰為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圻也音義

竟音境注

及後同隆六中疏正義曰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
反圻丑白反地分裂地災注正義曰以十一月一

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故云極陰為外也行春令則煖風來

至民氣解情注辰之氣乘之也巽為風音義

煖乃管反又許元反

解古買反
情徒卧反
師興不居注辰宿直角主兵不居象風行

不休止也疏

正義曰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情師興不居人災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注孟冬者日月會

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音義

析思歷反疏正義曰案

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

度旦軫五度中案元嘉歷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

中旦翼八度中其日壬癸注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

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

然萌芽又因以為日名焉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注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

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音義

顓頊音專
頊音許

玉反冥亡丁反少昊之二子

疏

注正義曰案五帝德云
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

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
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玄冥少皞
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
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為玄冥是相代為水官也

其蟲介注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音義

鼈必
滅反

其音羽注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

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故樂記曰羽亂則

危其財匱音義

匱其位反

疏

注正義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

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為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為賤故云物之象也

律中

應鐘注孟冬氣至則應鐘之律應鐘者姑洗之所生

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鐘

均利器用俾應復音義

應應對之應注同

疏

注正義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

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為二十七分寸九分寸之一為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為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鐘之義案春秋說云應其鐘注云應鐘應其種類律歷志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閏種注閏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晉灼曰外閉曰閏以此言之云應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云均利器用俾應復者案周語注坤六三用事應當也言陰當代陽用事百物可種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用其數六注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事終而復始也

者亦舉其成數其味鹹其臭朽注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為朽音義

朽許九反本亦作朽字林云朽腐也說文

云朽或為朽字其祀行祭先賢注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

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賢者陰位在卞腎亦在下腎為

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

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較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

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音義

辟必亦反又婢亦反較步曷反疏注正義曰知行壤如丈反厚戶豆反廣古曠反在廟門外之西

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較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較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轆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轆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較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轆云北面設主較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

為蜃虹藏不見注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音

義

蜃常忍反見賢遍反下注錄見同

疏

注正義曰知大水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為蜃

天子居

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彘其器閤以奄注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

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

閤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字之

誤也音義

驪力知反鐵他結反軫之忍反軫之刃反

疏

正義曰春云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青深

而蒼淺旂與衣雖人所常用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玉是自然之色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赤

旂衣朱衣服赤玉與春不類者蓋以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故衣旂異色赤玉與蒼玉同俱是其色淺也冬云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玄淺旂用淺色故其色玄衣用深色故其色黑與夏亦同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注正義曰鄭注云乘軫路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今軾是玄色故以今月令軾字似當為軾字錯誤以車旁為軾必知軾字為色者以此經云乘玄路玄軾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軾玄鄭雖以軾為同要軾是玄類之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注謁告音義

先悉薦反

立冬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

恤孤寡注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

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

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音義

叶本又作汁音協禺音遇涿竹角反又作椽同

疏正義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反賞死事者

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

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注正義曰舉死事之人證之也春秋左傳魯哀十一年魯師與齊戰

公叔務人曰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僮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

文而亦死事之義故以證之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注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興屬孤子

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是其加賞也兼平常惠賜養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筮占兆審卦

幼少恤孤寡亦是也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筮占兆審卦

吉凶注筮著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筮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於兆也今

月令曰釁祠祠衍字音義

釁許靳反筮初格反著音尸繇直又反

疏

正義曰從

命大史至無有掩蔽論釁祠龜筮察阿黨事異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從天子始裘至貴賤之等級論天子身事及命飭百官蓋藏之事及喪紀棺槨等級以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自命工師至以窮其情論飭工

匠營造盡情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大飲烝至射御角力論祭祀之事勞農講武亦事異於前故更言是月自乃命水虞至行罪無赦論收斂藪澤之賦必須得所勿侵削下民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也是月大史之官釁龜筮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筮筮謂著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繇文非但釁此龜筮又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蒙上釁文也審卦吉凶者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卦既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筮連文故畧而不言吉凶也注正義曰曲禮云筮為筮知是著也云占兆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筮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別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即周禮大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引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秦以孟冬為歲首謂建亥月釁龜筮故云與周異也鄭之此注與周禮不同周禮云上

春釁龜注引月令孟冬釁祠龜策相互矣者周禮云上
春釁龜明秦亦以上春釁龜秦以孟冬釁龜筮明周亦
孟冬釁龜筮故云相互也注周禮又云月令秦世之書
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則與此同也謂秦十月為歲首
一釁而已周禮上春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但歲首一
釁而已無一年兩釁之事此鄭氏注周禮別解其義也
今此月令之注與周禮上春釁龜以為建寅之月則此
與周禮不同彼此鄭為兩解也云審省錄之而不釁筮
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也直言審不云釁故言審
省錄之而不釁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
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觀鄭注占兆釁之
分明而皇氏云唯釁龜筮命大史唯占視兆書不釁與
鄭注違其義非也云筮短者左傳僖四年晉獻公卜驪
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杜元凱注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
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以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

掩蔽注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音義

偽反

下為仲冬為天子皆同

疏

正義曰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

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注九月授衣至此可以

加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

成冬注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窓牖可塞

塞之音義

上時掌反又如字下上世同

命百官謹蓋藏注謂府庫困

倉有藏物音義

藏才浪反又如字

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歛

注謂芻禾薪蒸之屬音義

行下孟反積聚子賜反或七柱反又才屢反仲冬同

疏

正義曰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含萬物言非一槩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為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

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要塞謹關梁塞徯徑注坏益

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

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

也徯徑禽獸之道也今月令疆或為壘音義

鍵其犖反又其偃反

箭羊灼反。驢居良反。注及下注同。塞先代反。注同。塞後上先則反。下音奚。徑古定反。牡亡古反。又茂后反。搏音博。一本作傳。直專反。疏。正義曰。城郭當須牢固。故言坏處尺慮反。璽音徒。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箭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徑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注正義曰。鍵牡閉牝者。凡鑲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箭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以鐵為之。似樂器之管。箭指於鑲內。以搏取其鍵也。案檀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為別者。熊氏云。管是鍵之伴類。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云鄰里然也。管箭云。搏鍵器。則管箭一物。義或然也。而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扃。開門以內孔中。案漢書五行志。每云牡飛及牝亡。謂失其鑲。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

邊樹木非其義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
衆庶之守法者溝樹謂掘溝塹而種樹木也令使衆庶
之可守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

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注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

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音義

塋音營襲力勇反襲音疏注正義曰其衣裳襲斂多少
習斂力驗反又力檢反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

壟小大案鄭注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闕內侯以
下各有等差又檀弓注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

文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

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注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

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

奢偽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音義

校戶教反巧如字又苦考反注

同致直吏反下注同長丁丈反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勒刻也刻工姓

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當必行其罪

以窮其情注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音義

當丁浪反

注疏

正義曰於是之時冬閑無事百工造作器物恐為淫巧故命王師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之長效實

百王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度程者謂放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毋或作為淫巧者或

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為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為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注正義曰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今經直主於祭故云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別度是制度大小除制度之外唯有容受多少故以程為器所容也

是

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

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

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

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音義

別彼列反索所百反屬之玉反下同滌大歷疏正義曰

反場直良反躋子兮反兕除履反觥古宏反

疏

正義曰言於是

月之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行飲酒為饗禮以正齒位

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注正義曰天

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者案此大飲烝是天子

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序諸侯之事是諸侯之禮故云

天子諸侯與羣臣也豳詩云躋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

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於太學也

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黨正者以此是孟冬黨

正云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同月故鄭下注引黨正

文亦謂此時也云烝謂有牲體為俎者案國語云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

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銷烝故宣十六年左氏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云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入滌埽其場朋酒斯饗者毛傳云兩樽曰朋鄭云饗謂饗禮而殺羔羊行禮之時升彼公之學校之堂舉彼兕觥之爵以罰失禮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

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

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

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音義

臘力

合反蜡仕迓疏正義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反字林作蜡辰也大割祠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祠

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叙在祈年之前然鄭為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為大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為夏殷蜡各在巳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冬則計耦耕事也修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皇氏之美非也注正義曰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

也索萬物而饗之案篇章云國祭蜡歛幽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篇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篇章所謂蜡祭也而熊氏皇氏皆謂周禮六樂一變而致羽物以至六變為蜡祭此亦廣祭衆神故指彼一變二變而謂之蜡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為蜡耳非周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案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為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宗以為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不同賈逵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也云臘謂田

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雷竈行者月令合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文也皇氏云天宗尊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已之親故臘祭也

勞農以休息之注黨

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音義

勞力報反疏注正義曰案黨

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正齒位案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案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說畢升堂而燕行無筭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矣

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注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

營室主武士也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

狩音義

將帥上子匠反下色類反閱音悅狩手又反

疏

注正義曰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云

凡田之禮唯狩最備者解此經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言習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

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

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注因盛德在水收其稅孟冬

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注寅之氣乘之也音義

泄息列
反下同

民多流亡注象蟄蟲動疏

正義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

流亡人
災也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注已

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為風音義

復扶疏正義曰又反國多暴

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注申之氣乘

之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注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

參伐為兵音義

參所林反下同

疏

正義曰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注

正義曰案春秋記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注仲冬者日月會

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音義

辟必亦反又必狄反

疏

正義曰案律歷志云

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也三統歷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歷云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

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注黃鐘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

氣至則黃鐘之律應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疏

注正義曰案元命包黃鐘者始黃注云始萌黃泉中律歷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鐘種也又云黃五色

莫盛焉故陽氣始種於泉萼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者案彼注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作樂宣徧黃鐘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徧養六氣九功之德此養之者若施於人之六情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六府者金木水火土穀也

益壯地始圻鷖旦不鳴虎始交注皆記時候也鷖旦求

旦之鳥也交猶合也音義

壯莊亮反曷本亦作鷖同戶割反鷖旦鳥名

天子

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彘其器闕以奄注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飭死事

注飭軍士戰必有死志疏

正義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

志故曰飭死事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

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

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注而猶女也暢猶

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音義

暢勅亮反女音汝大音太疏正義曰此不云

是月者總是冬月閉藏之事從十月為漸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自命奄尹至淵澤井泉論命奄尹

之官謹慎房室命酒正之職以為酒醴命掌祠之官祈祀四海井泉事雖各別同是命告羣官事異於上故總

言是月自農有不收藏積聚至罪之不赦論收歛尤急之時務須積聚之事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短至至

取竹箭論日至之時須有所為之事事異於收歛積聚故云是月自可以罷官之無事至閉藏論去間務助時

寧靜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云土事毋作慎毋發蓋者於此之時土地之事毋得興作又須謹慎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良為此也為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者約束有司若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氣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今地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告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是月也命奄尹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

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

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

之屬重閉外內閉也音義

重直龍反注同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

貴戚近習毋有不禁注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

功奢偽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

幸者音義

省所景反注同

疏

正義曰命奄尹者尹正也謂命奄官正長申重宮中之政令審察門

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內重閉遠者謂之門閭近者謂之房室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婦人所事者務須質素無得過為淫巧其所禁婦人無

限貴戚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寵之類無有不
禁言禁之無得淫巧也注正義曰此奄尹奄官之尹於
周則內宰俱是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為內宰
內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內政者皆解經中申宮令也
宮令則內政也云譏出入及開閉乃命大酋秣稻必齊
之屬者解經審門閭謹房室也

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
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
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秣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
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
惡也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獲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音義

酋子由反又在由反秣音述
麴丘六反麴魚列反湛于廉

反熾尺志反齊才計反注火齊同監古銜反疏正義曰
貸音二又他得反注同長丁丈反獲戶郭反大酋者

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為春酒先須治擇秣秣故云必時湛熾
稻必齊齊得成熟又須以時料理麴蘖故云必時湛熾

必絜者湛漬也熾炊也謂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絜水
泉必香陶器必良者謂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

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生熟
必得中也無用六物者秣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

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事作酒
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注正義

曰酒孰曰酋然則酋者酒孰之名也云於周則為酒人
者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為酒正也此注大酋為酒人不

同者以酒正掌作酒法或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證之
其實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

酋監作故為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時而為酒者證此十一月令大酋作酒之事以十月獲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又鄭注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已釀也引詩者幽風七月之詩以證獲稻作酒之事

天子

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注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為深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

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注此收歛尤急之時人

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

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音義

畜許六反疏注正義曰詰起吉反引之者證

若不積聚收牛馬他人取之
不詰俗本作牧定本作收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

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注務

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音義

藪素口反道音

導

疏

注正義曰案鄭注周禮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旁無水之處謂

之數草木之實為蔬食者爾雅云蔬不熟為鍾蔬謂菜蔬以其麓蔬經言蔬食故為草木食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注爭者陰

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音義

爭爭鬪之爭注同

君子

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慾安形性事欲靜

以待陰陽之所定注寧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

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

色又相違音義

去起呂反注及下同者市志反從子用反

疏

注正義曰此易乾鑿度文及樂

緯春秋緯其語同也其八能之士已具在仲夏疏文又相違者以夏已違今此復違故言又也

芸始生

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注又記時候也芸香草

也荔挺馬薺也水泉動潤上行音義

芸音云荔力計反挺大頂反麋亡悲

反解音蟹薺戶介反上時丈反

疏

正義曰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而蚯蚓結

者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者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

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畧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墮墜是也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墮麋角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注此其堅成之極時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注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塗闕廷門閤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注順時氣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注午之氣乘之也氛霧冥冥注霜降之氣散相

亂也音義

氛芳云反

雷乃發聲注震氣動也午屬震疏

正義曰其

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注

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值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

也子宿值虛危虛危內有瓜瓠音義

雨汁于付反下音執注同瓠戶故反

好呼報反國有大兵注兵亦酉之氣疏

正義曰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

也國有大兵人災也注正義曰案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

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注

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注大火為旱民多

疥癘注疥癘之病乎甲之象音義

疥音介

疏

正義曰蟲蝗為敗水泉咸

竭地災也民多
疥癘人災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注季冬者日月會

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音義

婺無付反婁力侯反氐丁兮反又丁計反枵許

驕疏

正義曰紫律歷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歷反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

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昂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歷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中其

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注大呂者蕤賓

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
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疏

注正義曰案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
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為八寸其
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為七十八分三分
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
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引周語大呂助陽宣物者證
大呂之義也案律歷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
鍾宣氣而聚物
鴈北鄉鵲始巢雉雛雞乳注皆記時候也雛雉

鳴也詩云雉之朝雛尚求其雌音義

鄉音向雛古豆反乳如住反

疏

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
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者此據

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雖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雖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案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云再祭也一曰易說此誤也無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

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庵注玄堂右个北堂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

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

止也送猶畢也音義

難乃多反下注同磔疏正義曰此竹百反為屬于偽反月之時命

有司之官大為難祭令難去陰氣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注正義曰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此月之內也皇氏以為此月中氣非也云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皇氏以為北方蓋藏故為墳墓北方歲終以司主

四時故云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國難下
及於民以此季冬大難為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違鄭
解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
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
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云送猶畢者
此時寒實未畢而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
征鳥厲疾

注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

仲春化為鳩音義

題大疏

正義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

征鷹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蔡云太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注正義曰案釋鳥云鷹鵠鳩樊光云鵠鳩鵠鳩月令云鷹化為鳩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鵠當為鵠即鵠也此征鳥者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則鵠鳩之謂也

注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

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音

義

祇音

疏

注正義曰案上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臘先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

則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是蜡祭並祭山川也是嶽瀆及衆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是文不具孟冬祭嶽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為宗大臣句芒等為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故鄭先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解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卑於帝之大臣故在先言以為尊卑之序無義例也熊氏云孟冬祭宗至此祭佐

唯天恐非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

廟注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

美疏

注正義曰案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

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

命取冰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

謂虛也今月令無堅音義

腹本又作複又方服反

疏

正義曰言此月冰既方盛

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冰猶未盛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水澤腹堅者腹厚也謂水溼潤澤厚實堅固冰既堅固故命取冰注正義曰腹者形體腹長故為厚也云此月日

在北陸者當此月之時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是北方七宿之道故釋天云北陸虛也舉中央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注冰既入而令田

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音義

種章勇反注同

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注耜耒之金也廣五

寸田器鎡耜之屬音義

鎡音茲耜音基疏

正義曰冰以藏入之後大寒已過暖氣方

來故今此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注正義曰耒耜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耜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者頭而耒耜耜金鐵為之故云耜耒之金云田器鎡耜之屬耜耜何屑云鎡今之鋤類孟子云齊人曰命樂師雖有鎡耜不如待時云之屬耜以田器非一也

大合吹而罷注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
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
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
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音義合古答反

罷如字又音皮復扶又疏正義曰於此歲終必與族人
反子說音悅人樂音洛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

篇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更為
之注正義曰與族人大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
國為酒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作樂於大寢者
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則路寢也與宗人
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綴恩者綴謂連
綴恩謂恩親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

殊云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者謂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云凡用樂必有禮而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以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引明堂禮以合三族者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士小人樂謂凡庶也

及百祀之薪燎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

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燂柴以給燎春秋傳

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音義

共音恭下文以共昏

同燎力召反析思歷疏注正義曰以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為山林川澤之官也

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有所用上
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春秋傳曰其父析
薪者此昭七年左傳辭也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引
之者證薪是麓大可析之物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
燎者謂無此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
句之文也

將幾終注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

次舍也紀會也音義

幾音祈又音疏正義曰日窮于次機處昌慮反者謂去年季冬日

次於玄枵從此以來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
玄枵故云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
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以來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
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紀星回于天
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
至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

于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注而猶女也言

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

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音義

女音汝令力呈反

疏

正義曰此修月令之人為

國家戒令之法此月既終歲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天子乃與公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他皆倣此

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飭國典者

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

月則所因於夏殷也音義

縣音疏

注正義曰經云共飭國典調和飭正之故

云和六典之法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云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者案太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是也云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者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不出三代故也

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

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疏

正義曰此

至之饗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祀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而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

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享獻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也諸神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注此所以與同姓

共也芻豢猶犧牲

疏

正義曰芻豢猶犧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

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没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

命宰歷卿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

祀注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

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疏

正義曰宰

小宰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歲終又命小宰列次畿內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準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注云此所與卿大夫庶人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

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

名川之祀注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

要由民出疏

注正義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謂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

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下九
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季冬行

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

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鼃蟹四鄙入保注畏兵辟

寒象音義

辟毗
異反

疏

正義曰白露早降天災介蟲為妖地
災四鄙入保人災注正義曰案陰陽

式法丑魚鼃蟹季冬建丑而行
秋令丑氣失故曰介蟲為妖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注

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

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音義

胎吐來反夭烏老反注同少長
上詩召反下丁丈反句古侯反

國多固疾注生不充性

有久疾也命之曰逆注衆害莫大於此疏

正義曰胎天多傷國多固

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注正義曰云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也此十二月萌者始牙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天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注正義曰以胎天既傷國多固疾衆種之害莫大於此故經云命之曰逆命猶名也言名此曰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

消釋注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音義

消釋如字一本作液

音疏

正義曰水潦敗國時雪不降亦疏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禮記注疏卷十七

禮記注疏卷十七考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疏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云
云○臣召南按仲春上丁釋奠無疏據此文則亦取
學者道藝成就之義也

合諸侯制音義絕句○陳澧集說從王氏說以合諸侯
制百縣為句

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注疏後鄭又注云步卒之
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臣召南按司兵注先引

司農所云戈及戟酋矛夷矛謂是車之五兵也此文脫此一句文義未顯

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

臣召南

按壤字當作壇屬上句讀周禮大馭賈疏引

此注作為較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各本因壇壤字形相近而誤耳

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為壘○

臣召南

按蔡邕獨斷作

固封壘蔡所據月令本即鄭所謂今月令也

是月也大飲烝注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舊本訛天子與其諸侯羣臣今據疏移正又注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羣國當作郡國

臘先祖五祀疏此等之祭總謂之蜡云云○

臣召南按

祭蜡與息民似同而異息民亦可謂之蜡禮運之仲尼與於蜡賓雜記之子貢觀蜡是也蜡在前息民在後郊特牲之言蜡以皮弁素服而祭言息民以黃衣黃冠而祭是也詩檜風疏足與此疏相發明又下文

勞民以休息之應與臘先祖五祀句相連正言息民也疏特以鄭注間隔遂另分為節耳

去聲色注聲謂樂也云云○按注之失與仲夏注同出土牛以送寒氣疏持水之陰氣○持字疑當作勝

禮記注疏卷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龔駭文

給事中臣溫常統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

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

臣陳墉

謄錄舉人

臣胡念祖

謄錄舉人

臣陳燮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卷十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注廢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

之卿大夫所服裋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

裋冕則大夫音義

大祝音泰下文注大祝大宰大宗大

祝祭主贊詞者裋婢支反母音無本亦作無絺知里反本又作希徐張履反

祝聲三告曰某

之子生敢告注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音義祝

六反下同徐之又反三息暫反又如字下聲三及

升奠

三者三皆放此噫於其反歆許金反警居領反

幣於殯東几上哭降注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

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注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

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注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注

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各隨文

解之君薨而世子生者案聘禮云子即位不哭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案左傳桓六年子同生賈杜注云不稱大子者書始生此亦始生而稱世子者彼為父在始生未命故直云子此是君薨初生則舉以世子之禮故云世子也能氏云下稱奠幣于殯東則此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凡天子諸侯稱世子春秋經稱王世子曹世子是也卿大夫以下謂之適子喪服云大夫之適子是也若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諸侯亦謂之天子則王制云王太子及檀弓云大子申生是也冢子則上下通名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注則言天子以下至庶人是其通名也其春秋三傳世子之例煩而不

要今所不用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者此
論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也攝主上卿代國政者卿大
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裨冕
明卿大夫等不裨冕也大祝以大夫為之祝主接神故
服裨冕裨冕祭服也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
帛十端也端則二丈鬼神質故用偶數也鬼神以丈八
尺為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大
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
色玄是天色也欲往告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
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
告事宜靜故命毋哭聲謂噫歆之聲三所出警神也言
若夫人某氏之子生以告殯之辭也升奠幣于殯東几
上哭降者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
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注正義曰案喪大
記云君之喪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又士
喪禮朝夕哭大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

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
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
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
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
也若君喪大斂喪大記云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
面者彼斂故升堂非朝夕哭位此為告世子生故在堂
下卿大夫所服裋冕絺冕也案覲禮侯氏裋冕鄭注云
裋冕者衣裋衣而冠冕也裋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
裘為上其餘為裋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又注
云衮衣者裋之上者則裋唯據衣也言服裋衣而著冕
故云裋冕言裋者取其績繡云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裋
冕絺冕也玄冕也者此言五等諸侯孤卿大夫唯絺冕
而下以上諸侯薨兼五等故總解其臣服此卿大夫服
玄冕故周禮司服云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
又大宗伯云再命受服鄭注云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
於子

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也是孤則絺冕卿與大夫皆玄冕周禮謂三孤六卿為九卿總云謂卿四命是卿名通於孤也云士服爵弁服者以天子大祝是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大祝裨冕故云則大夫聲噫歆警神也者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案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案阮譙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皇氏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几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几人君未葬前而於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權移下室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庾氏云未虞施几筵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為世子之生故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

今柴既夕禮燕養饋羞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即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以此推之即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几不在下室而庾皇等以為素几設於下室未審何以知之其義非也熊氏以為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考三家之說熊以為是皇庾以為非衆主人者案喪大記云君將大斂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即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南面故云房中婦人案士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案士喪禮尋常朝奠皆先哭後奠皇氏云尋常先奠後哭此謂告世子生故先哭後奠其義非也

所主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是也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注三日負子曰也

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

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注宰宗人詔贊君事者音

義少升召反下少喪并注同奉方勇反下注子升自西奉者同哀七雷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同

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

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注奉子者拜哭音義

見賢遍反下而見伯

父廟見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

旅見同

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注踊襲衰杖

成子禮也奠出注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

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畧也音義徧音遍疏

下同

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各依文解之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也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者大宰是主敎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得裨冕者以為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反位既言降明其時當在堂此節不云升堂者文不具耳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

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
崔氏云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
在殯異於未殯也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
師奉子次從祝也宰宗人從者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
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哭者止者入門是入殯宮門也
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將子
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日哀甚
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而哭
則止也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
由西階升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
主故畧而不言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為前謂當殯之
東稍南北面也祝立於殯東南南隅者祝在子之西而北
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
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
而西面也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盡階
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之

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案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祝宰宗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哭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為踊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皇氏云子踊不袒若然子初不袒何得後有襲乎皇氏說非也注正義曰案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三

曰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但告時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至三月爲名之時則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畧於負子之時即見也此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既禮殺故不用也云初告生時者以經云如初恐初是朝夕哭位故以初爲告生時也必知告生時者以告生時北面於西階南此亦云北面故知是告生時也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此祝先子從者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在先者以其告神故也亦謂朝奠者恐是見子故爲奠祭故云亦謂朝奠以告生之時遂朝奠故云亦謂朝奠知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故也案內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畧不暇待三月也上見殯之時既以名告故云某之子某鄭於此乃解名者以經有名文而遂解之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

也若依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故鄭於此解之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於禩注告生也音義

禩本又作祢乃禮反

三月乃

名於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疏

正義曰此一節因前論君未葬

而世子生今更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者禩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禩也然直云三人告禩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經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便畢攝主亦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禩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禩冕者未葬尚禩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

東帛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倒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于禰者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於禰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經自依常禮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者名於禰既畢宰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君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因名之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鄭云君薨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注皆奠幣以告

之互文也冕而出視朝注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

冕爲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音義

朝直遙反

注及下同爲於僞反下爲字同衮古本反鷩必列反毳昌銳反

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

山川注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五官

而后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勅之以其職道而

出注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軼祭酒脯也音義

軼步末反告

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注既告不敢久畱凡告用牲

幣反亦如之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音

義牲幣依注
牲音制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注道近或可以不親

告祖朝服而出視朝注朝服為事故也命祝史告于五

廟所過山川注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賤於適天子也亦

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

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注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

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

曾子問直云孔子曰者以此與上事連文上既云

以名徧告社稷宗廟因論出朝告祖禰之事此乃因上

祀文也此篇之內時有如此故下曾子問云除喪則不

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又云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與此相類云告于祖亦

告於禩也言奠于禩亦奠於祖也冕而出視朝者裨冕
謂裨衣而冕裨衣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朝詔聽事
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者前命祝史告山川而
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為期若近者乃可就彼
告若遠者則當望告故以五日為限也所以爾者為先
已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為非禮故云過是非禮
也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注
正義曰聽國事解經視朝之事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
為將廟受也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
服裨冕之服者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
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言天子于廟受已
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已之禮
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
必告於祖奠於禩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是臨行
一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
心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前云告於祖者亦祖

禩皆告也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掌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命者謂戒勅以所掌之事也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為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義案聘禮記云出祖釋軼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軼為行始也春秋傳曰軼涉山川然則軼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軼祭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乘車轆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軼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也喪禮有毀宗躡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鄭注月令軼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菩

芻棘柏為神主此鄭釋為輶祭之義此輶亦有尸故詩
生民云取羝以輶注燔烈其肉為尸羞是也其牲天子
輶用犬故天云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於輶上
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輶謂諸侯也卿大夫以酒脯既
行祭輶竟御者以酒祭車輶前及車左右轂末故周禮
大馭云及犯輶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輶遂驅之
又云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軹即轂
末軌謂車軹前是也其祭宮內行神之輶及城外祖祭
之輶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內之輶祭古之行神城外之
輶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累皇
氏熊氏以此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
則當用牲故熊氏云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
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幣也必知天子用牲者校
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
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
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

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道近故可以
不親告祖者以直云告於禰是據其道近故云或可以
不親告祖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親告于祖
禰明出時亦告祖禰為道近唯告禰耳朝服為事故者
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
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
冕服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著
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為事故也熊氏又云此朝服
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
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
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
也庾蔚云鄭當謂出入所告理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
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
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竝謂父母若親

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注不奠務于當葬者行葬不哀

次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

事注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音

義殯音賓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並有喪葬之

事各隨文解之既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自從啟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啟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行葬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

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孝子不得為母伸哀于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悲哀恐輕於在殯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也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者辭猶告也謂奠父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啟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者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案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為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注正義曰竝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云同月死不云同日者畧可知也不奠謂不奠父及餘喪也重喪所以不奠者若營奠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在先當葬者使其速畢故也知此不奠不據先葬者葬是喪之大事永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不哀次輕於

在殯者解經不哀次之義以父喪在殯為重今為母至次處而哀為輕於在殯者今為在殯者所壓不敢為母伸哀故云不哀次輕於在殯者上注云若親同者則除父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為輕喪不哀次殯當為賓者此經辭於殯知非告殯以將葬而云殯當為賓為告賓者紫既夕禮云主人請啟期告於賓之後即陳喪事設盥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是告殯之事今先云辭于殯乃云遂修葬事故云殯當為賓謂詔告賓也與既夕禮同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

皆記者失問也亦此卷之通例矣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而宗子領宗男

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少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注冠者賓及贊者音義冠古亂反下及注皆同孔子曰內

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婦即位而哭如冠者

未至則廢注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

服因喪而冠音義饌仕戀反婦悉報反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注廢吉禮而因

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

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

冠醺無冠醴注酒為醺冠禮醴重而醺輕此服賜服酌

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音義醺子妙反

酌而無獻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

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注饗謂禮之疏正義曰此一節

事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者曾子問將欲冠子冠者

謂賓及贊者至主人之門而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

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答之云若是大門內之

喪則廢以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

故云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者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徹饌而婦者以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婦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既答曾子之問遂言未及期日有喪之禮故云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孔子言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則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除喪不改冠乎曾子既得夫子引類以答之仍疑而發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者此一節孔子引類答曾子除喪不合改冠之事所以然者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已宗

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于斯乎有冠醺無冠醺者斯此也于此之時唯有冠之醺法行醺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醺法謂不用醺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醺今既受服于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為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為吉冠也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故云父沒而冠則加喪冠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後乃饗冠者注正義曰內喪同門者皇氏云謂同大門之內云不醺不醺子也者案士冠禮醺子之後始醺賓恐此經云不醺是不醺賓故云不醺子也必知不醺子者以經云冠者未至則廢廢謂子身冠廢明不醺是不醺子也云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者以下文云未及期日因喪服而冠是也熊氏以即位而哭謂在冠家即位以文承徹饌而埽之下皇氏以為即喪家之位非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

服也案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醢用酒是酌酒為醢謂之醢者鄭注云酌而無醢酢曰醢皇氏云醢亦無醢酢而云酒無醢酢者以酒有醢酢為常禮故無醢酢乃謂之為醢云冠禮醢重而醢輕者案士冠禮適子三加於阼乃醢於客位醢是古之酒故為重士冠禮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醢焉醢既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為輕也案士冠禮若不醢則醢用酒注云若不醢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如鄭此言則行周禮者適子用醢庶子用醢若用先王舊俗者雖適子與庶子可同用醢先王是夏殷也雖在周前可同用也醢之所以異於醢者醢則三加之後總一醢之醢則每一加而行一醢凡三醢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也云不醢明不為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醢以醢之今既不醢明不改冠也皇氏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未冠總角從事

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還不改冠也義或然也案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贊者此即是饗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案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紆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則冠者自迎賓

皇氏云冠者諸父迎賓非禮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

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注奠

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昔者

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

非禮也注孝公隱公之祖父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畧之事練小祥祭也

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畧于禮未備故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者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注正義曰案祥彌吉得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注正義曰案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于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案特牲云祝延尸於與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尸左執鴈右取菹換于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受釂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醕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卒爵延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又云主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酢主婦主婦卒爵

主婦酌獻祝祝卒爵酌獻佐食佐食卒爵此是主婦之
獻也賓三獻獻于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禮
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云虞不致爵者案士虞禮賓三
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
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
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
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酌致爵於
主婦席於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主婦
卒爵拜主人答拜主人更爵酢卒爵拜主婦答拜所謂
致爵也三獻之賓作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
爵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降阼階升酌
西階上獻賓及衆賓訖主人洗解於西階前北面酬賓
酬賓訖主人洗爵于阼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內
兄弟于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解於阼階前
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解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
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酬者賓不舉主人所酬之

解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旅酬謂奠酬于主人主
人酬於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
於其尊舉解各於其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
解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也云大祥無無算爵彌吉者
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算爵之事故云大祥
無無算爵以其漸漸脩禮故云彌吉仍未純吉也孝公
隱公之祖父者案世本孝公生惠公
弗皇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注饋奠在
殯時也音義與音預下至說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

衰與奠皆同

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注怪以

重服而為人執事音義

為于偽反注為人其所為服為君為其皆同

孔子曰

非此之謂也注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天子諸侯

之喪斬衰者奠注為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

齊衰者奠注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

音義

辟音避下同

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

足則反之注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

奠時音義

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

乎注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

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注怪使重者執

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
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
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注問已有喪服可以

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疏

正義曰此一節

論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已有
大功之喪可以與於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不解曾子
問旨謂言曾子所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
與否故答云豈大功乎言已有大功豈但爲大功者饋
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
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所
論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爲他人
故更問云若爲他人不以輕己喪服而重他人相爲饋

奠乎孔子乃答云我之所言據所為服者饋奠非此為
他人之謂也故注云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以下
乃論所為饋奠之事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
之喪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
以下小功總麻者奠若其不足則反之謂奠大執事衆
其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曾子至於人者此
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總不祭又何助于
人者言身有總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於他
人祭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總服則不得自為父母虞祔
卒哭祭此謂同宮總則士為妾有子及大夫為貴妾是
同宮總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同宮則亦
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
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虞祔亦
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母虞
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
侯為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注正義曰饋

奠在殯時者以其稱奠又下云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謂虞卒哭故知此饋奠謂在殯時也知主人不奠者案士喪禮主人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必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大夫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此服斬衰謂大夫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云齊衰者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臣皆服斬衰今服齊衰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也殷奠謂月朔之奠以其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于常奠非半月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殷奠故也以次差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為奠大夫辟正君故遣兄弟奠士則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則朋友也案士虞禮祝免藻葛經帶鄭云治葛以為首經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知祭謂虞卒哭時者以下文孔

子答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注謂新除喪

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注執事於人之神為其

忘哀疾也音義

說湯活反

以擯相可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與

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
在殯饋奠之事乎不問可以與于吉祭而問可與饋奠
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決其不可饋
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
故問之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注吉日取女之吉日音義

相息亮反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文取婦取女同孔

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注

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注禮宜各

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

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宗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

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注

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

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
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
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音義累力壻免喪女

弭反

壻免喪女

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注請請成昏女
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

已葬時亦致命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各隨文解之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者禮各宜以敵若彼家父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此家父遣使弔也若彼家母死則此家亦稱母遣使弔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者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伯父某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若此家

母不在彼家母亡則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直云
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無沒亡及餘不在也必待已葬
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
人昏嫁也不得嗣為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或據壻
為妻父母有總麻之服故謂之兄弟壻免喪之後則應
迎婦必須女之父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已壻既
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子女之父母死
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女有父母之
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於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
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
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
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注正義曰以夫婦有兄弟之義
故下云不得嗣為兄弟或據壻於妻之父母有總服故
得謂之為兄弟也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者謂名彼
家死者之身某子使某如何不淑者某子還指此父姓
位使某某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致辭云如何不善云母

則若云宗蕩伯姬聞姜氏之喪者鄭假說為文故云若宗蕩伯姬據此壻家之母姜氏之喪據彼女家之母伯姬使某如何不淑者某謂使者之名案僖二十五年經云宗蕩伯姬來逆婦是宗國公子蕩之妻元是魯女既嫁與蕩氏為妻故云宗蕩伯姬也今為其子來迎魯公之女而為婦魯之夫人多是齊女故稱姜氏姜氏若薨伯姬遣使來弔則云聞姜氏之喪云凡弔辭一耳者謂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使某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

未成服之服音義

迎魚敬反下同縞古老反總音摠

疏正義曰女改服者謂女在塗聞

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祿衣也

注正義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纓將齊衰者骨笄而纓至將斂齊衰婦人亦去笄纓而髻皆不云縞

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注奔喪

總文不脩也

服期音義

期居宜疏注正義曰經云女反故知奔喪喪反下同

服期云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髻

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

縞總反而奔喪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

次然後即位而哭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

以下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注復猶償也音義

償音嘗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重喻輕

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音義

過古臥反飲於疏正義

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服則廢其昏禮男
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
深衣于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
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于壻
家為位也皇氏以為就喪家為位哭也然曾子唯問齊
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
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
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
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
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崔氏云奔喪

不見喪不改服謂不改素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著布深衣素冠聞喪即改之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甕十三年會于平邱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顙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注正義曰上文云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女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者案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此熊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

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喻明也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

音義

離力智反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

也疏

注正義曰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

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

存時盥饋特豚於室音義

供九用反養羊尚反疏正義盥饋音管下其位反曰此

謂舅姑亡者婦入三月之後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也謂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就婦人盥饋之義注正義曰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此是士昏禮之文若舅姑既沒雖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事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為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為配合而後乃為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賁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

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案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醺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醺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饋舅姑舅姑不饗也使人醺之以酒而已既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服脩見舅姑也三月廟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注遷朝廟也壻雖不脩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

音義

菲一本作扉扶畏反草履朝直遙反為疏正義曰

於已寢將反葬于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菲履今壻為之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履也不次謂不別處止衰次也壻為妻合服齊衰杖而菲履及止衰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唯服齊衰而已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專也注正義曰此經但云不杖不菲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為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

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

女服斬衰疏

注正義曰所以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

故知女服斬衰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注怪時有之音義

與音餘下禮與同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

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注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

二主自桓公始也注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

主命為假主非也音義

亟徐起
吏反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

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

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

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

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辨猶正也若康子者

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

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

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音義

鄉許亮反先悉
薦反夏戶嫁反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各隨文解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是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者此說二主之由桓公名小白作僞主亟數也僞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于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者上云自桓公始此不云自季康子始而云康子之過者以孔子答曾子之時上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來又久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與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正義曰尊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卑謂喪有二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二可知也舉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云神雖多猶一一祭之者解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意以嘗禘之時雖衆神竝在猶

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尊無二上也若
康子者經云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氏之威不
敢辯正故云若康子者若順也云君弔其臣之禮也者
案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喪大
記云大夫既殯君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季康
子與之同故云君弔其臣之禮也云鄰國之君弔君為
之主者以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則拜賓康子又
拜故云非也當哭踊而已但唯君答拜耳出公來弔春
秋不見經者蓋為弔而來非有國之大事故畧而不書
於經也出公輒是靈公孫也曾子所問皆前孤後主今
答前主後孤者謂齊桓公之時事在前衛君之事在後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注齊車金路音義

守手又反本亦作狩齊側皆反本亦

作齋注及下同齊車祭祀所乘金輅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

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

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

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注老聃古壽考者之

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

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音義

祫音洽聃他甘反老聃即老子也祔音附

君去

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注鬼神依人者也音

義從才用反下

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注祝接神

者也主出廟入廟必蹕注蹕止行也音義

蹕音畢

老聃云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

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禘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以

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

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盖貴命也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各隨文解之老聃云者從上天子崩以下至出廟

入廟必蹕以上皆是老聃所云結上義也孔子曰主命者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圭告於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於齊車以象受命故云主命問曰至命也者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荅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於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歛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注正義曰案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案下文助葬於巷黨老聃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案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云象有凶事者聚

也者此實凶事而云象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聚故云象也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又曰明日祔於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云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祝接神者也者以其祫祭於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祀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祫祭于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祫合祭祖大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主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蹕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入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可不須蹕也以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經云每

舍奠焉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為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于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

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注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注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為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音義喪如字下及注皆同讀者亦息浪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

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

魯昭公始也注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

庶子王為其母音義

遺如字猶垂反又于季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

無服之事喪慈母者子游之意以喪服大夫以下父所使妻無子者養妻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喪此慈母如已之母今國君喪其慈母還如已母是禮與注正義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知者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年若父在之時則期也鄭注喪服大夫妻子父在為母大功士之妻子父在為母期則父在為慈母亦當與已母同也云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者鄭知國君者以下孔子答云君命所使教子也又

引魯昭公之事皆以國君答子游明子游本問國君也云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妻子者禮所云謂喪服所云慈母如母也案喪服傳云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故下云君命所使何服之有故知此慈母如母謂大夫以下也天子諸侯則絕之也鄭知經指國君之子者以經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謂國君之子也國君之子尚不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云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者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云父卒乃不服者案喪服云士為庶母總則大夫之子父沒為庶母慈已亦總此云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總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已者雖父在亦服總故鄭注喪服云其不慈已則總可也喪服注

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已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士耳其實士無庶母慈已者皇氏云有士誤也能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已亦為之小功知者以士為庶母總明士子亦總以慈已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凡諸侯之子適庶皆三母故內則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內則據諸侯也其大夫及公子適妻子亦三母故喪服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小功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又注引內則三母是大夫及公子適妻之子皆三母故彼注不云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言君之庶子內有慈母又大夫公子適妻子為慈母小功則大夫公子之庶子無三母也但有慈母如母也前經指國君之子此經引魯昭公故云據國君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云謂之慈母固為其善者內則既云擇于諸母寬裕慈惠溫良者以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此云慈母良固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之

妾子於禮不服也者以喪服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故云於禮不服親母尚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為已母大功也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者案襄三十一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感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案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定故鄭不見也公之言又非者以上云公弗忍欲喪慈母既為非今公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公言又非也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者案鄭注服問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故春秋母以子貴其服皆伸而天子服練冠者皇氏云若適小君沒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故練冠也所以不同大夫士為後著總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為母本應三年以為後壓屈故降服總麻王侯庶子為母本練冠故今還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案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總

鄭注服問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凡言古者皆據今而道前代此經既云古者天子為其母則是前代可知也以經無明文故鄭注云蓋謂庶子王為其母蓋是疑辭也

禮記注疏卷十八

禮記注疏卷十八考證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疏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

臣召南

按此即春秋公羊之例也曾子言世子生以

別於餘子也孔子言告殯則云某之子生即是君薨稱子之例何乃以為異哉

大祝禋冕注則大夫疏以天子大祝是大夫云云○臣

召南

按經文是舉天子以例諸侯故有大宰小宰此

大祝即周禮之大祝無可疑者

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疏古人發聲多云噫○臣召

南按如疏所言是噫歆二字亦想當然之辭但漢去

古近康成必有所據既夕篇商祝聲三注云舊說以
為聲噫興也士虞記祝升止哭聲三注云聲者噫歆
也則固鑿鑿言之矣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大夫典事者疏是諸侯有
三卿五大夫○臣召南按此疏甚確三卿亦謂之三

官左傳所云三官書之是也五大夫謂之五官此文

是也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舊本誤與下章宗子雖
七十經文相連而疏一段亦誤脫在下章之末今移
正

又何反於初注疏○舊本疏誤在下章今移正

成婦之義也注疏○舊本誤與經文下二章接連疏尤
附麗失次今一一移正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齊車金路疏○
臣

召南

按疏但引齊僕掌馭金路以証此文齊車耳小宗伯職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引此經主車即遷主齊車也

吾聞諸老聃曰注疏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舊本脫人字今補

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注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
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臣召南案南史

儒林傳梁武帝勅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司馬筠引此

經及鄭注云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可知宜依
禮刊除以正前代之惑梁武帝謂禮言慈母有三條
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
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
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妾無為母之義而恩
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
而言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
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

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文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元不辨三慈混為訓釋案司馬筠直據此經甚確但慈母實有不同梁武所論亦從來說經者之所未晰也

禮記注疏卷十八考證